

# 政治大俠陳家鼎

●許詒光撰 ●陳敦正校訂

## 寫在「政治大俠陳家鼎」之前

作者許詒光，名作家許君武教授之二公子，敦正之從堂外甥，現居大陸，對民國史實，鑽研不遺餘力，為青年有為之士，在大陸頗受士林重視。陳家鼎其人其事，曾由居正（覺生）、焦易堂撰寫，題為「陳家鼎傳略」。刊於民國五十三年三月，臺北出版之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二冊「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第三〇二頁。文末註「節錄」二字，顯因篇幅所限，未能全文刊出。敦正向國史館查閱原文，知該文係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居正、焦易堂撰於南京，呈請宣付史館者。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經國民黨黨史會，簽註審訂意見：「正確」字樣。陳家鼎氣度恢宏，言詞遒勁，下筆萬言，不畏強勢，始終為孫中山先生所倚重。惟民間野史中，偶或有謂其受「曹錕賄選」，實大謬不然。必因家鼎平日發言，得罪小人，誣陷其不義所致。許詒光搜集兩岸史實，撰為專文，勞瘁博引，事實俱在，足證其清白，希中外高明讀史者，明辨是非，勿以訛傳訛，幸甚！幸甚！陳敦正

## 逃往日本加盟革命

陳家鼎，字漢元，一八七六年生，一九二八年卒，湖南寧鄉人。少年即以讀書聰敏堅毅聞名鄉里。十五歲補博士弟子員，經史詩文，無所不讀。家貧，到處借書抄讀。常躲在狹小的家中穀倉閣樓上抄讀，撤去木梯，有時甚至竟日不下樓，啖紅薯充飢。戊戌變法失敗後，常讀王夫之（船山）和南明學者遺著，更加奮發革命思想和民族大義。八國聯軍迫訂辛丑條約後，眼看大好河山破碎，痛恨滿清腐敗，有振興中華之志。一八九八年入兩湖書院，與同窗黃雁午（黃興）、白逾桓等相識，後轉考入湖北武普通學堂。一九〇三年初，與新入文普通學堂的宋教仁相識。同年秋，陳家鼎以成績優異獲保送官費留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專心研習政治。對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術著作遍學不倦，尤其對民主制度共和政體的憲法原理原則，博而且通。特別注重研究民生問題，同時注意到新興的社會主義學說。在大學獲法學士學位。

他積極參與黃興主盟的華興會活動。一九〇

四年，黃興在長沙起義失敗後逃往上海。十一月七日，陳家鼎參加黃興召集的余慶里集會，圖謀再舉事。因萬福華案突發，與黃興等先後逃亡日本，繼續學業。在日本，與湘籍同學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姚宏業等聯絡留學生，鼓吹反清革命，宣傳民主共和。一九〇五年夏，孫中山由歐洲到日本，合併革命團體創建同盟會，陳家鼎是積極參與研究並最早加入者之一，並任同盟會總部評議員。因其學有淵源，兼通中外古今，文字功夫有根底，就成為當時革命報刊上得力的撰稿人之一。他與楊守仁、寧調元創辦並由他主編的刊物《洞庭波》、《漢幟》名震一時。其為文下筆萬言，振聳啟聵。黃興曾贈詩稱贊，有「文章學問過吾黨」之句。

## 長江沿岸建立機關

同盟會剛成立，陳家鼎就奉孫文派遣回國在長江一帶發展革命組織，他便為在長江沿岸建立同盟會機關的第一人。先後設機關於上海、武漢、長沙。在上海，由當時在阜豐公司任職的孫毓筠捐資作經費，先在虹口三里里，後遷往法租界

八仙橋鼎吉里夏昕築家設立同盟會機關，門外掛「夏寓」的牌子，由陳家鼎駐會負責。上海同盟會機關成爲一九〇六一一九〇七年前後時期海內外革命黨人活動聯絡通消息之大本營。

在武漢，陳家鼎和「日知會」的劉敬庵、朱松坪、時功璧等結交，情感甚篤，在督署衙門後面的高陞巷建立起同盟會湖北機關。在長沙和禹之謨共同創建了同盟會湖南分會，先設在天心閣，後遷至長沙北正街湘利乾織布公司禹之謨家中。陳家鼎還結識一些長江會黨頭領人物如楊恢、成亞龍、鄭先聲、馬福藍等，開展活動。他當時任長江沿岸七省同盟會視察，不避艱險，爲創設革命機關進行革命而努力。

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五日，陳家鼎和禹之謨一起，在長沙領導了湖南各界公葬陳天華、姚宏業二烈士的大規模示威運動，參加者有以學生爲主的各界青年萬餘人，民心奮起，三湘震動。當時湖南的青年軍人和學生聽了陳家鼎、禹之謨的講演，奉之爲泰山北斗，一時全省人心更加趨向革命。陳、禹以爲民氣可用，擬乘機進一步發動起義。不料事泄，禹之謨被捕，陳家鼎越牆逃入聖公會，得牧師掩護幸免於難。乃喬扮清吏，被護送沿小路奔江西萍鄉逃去滬，清廷詔令沿江大吏懸賞緝拿之。其父陳悔斐在家鄉險遭綁架，幸得鄉紳楊翌如等保免。

在上海，陳家鼎與寧調元、楊守仁出版了革命刊物「洞庭波」。一九〇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陳爲逃避追捕，和寧調元同船再逃往日本。寧調元在舟中賦詩八首，有云：

「心緒如焚賦七哀，同舟共濟幾人才，祖鞭應許君先著，東亞雄飛大舞臺。」  
「須知安樂交人易，漫說狂瀾砥柱難，唯有使君唯有我，頭顱練好鐵相看。」

（刊於一九〇七年一月出版的《漢幟》第七十五頁）

萍瀏澧起義爆發，寧調元奉派回國策應，陳家鼎在《漢幟》雜誌上發表「論各省宜速響應湘贛革命軍」等文章聲援。陳當時在東京曾任同盟會總部鼓吹部部長、文學部部長等職。起義失敗，陳家鼎、宋教仁等在東京爲此役犧牲的烈士劉道一等，開會悼念。

### 鐵血丹心爲孫中山

一九〇八年夏，陳家鼎、宋教仁奉孫中山派遺帶小組分兩路潛回國內，發動起義。宋去臺灣轉奔大連、瀋陽；陳去膠州灣、青島、山東沿海一帶聯絡人馬。臨行約定：相互配合，南北夾擊，控制要害，直搗北京，結果都失敗了。陳家鼎由神戶渡海到山東，陳幹、劉冠三、景定成、陶成章、商震等協助參與，但事不密，被德國人偵知密報清吏。陳家鼎與數同志被逼進深山峽谷，晝夜奔逃，只能咬幾粒花生米維持生命，却未稍氣餒。回東京後，一天晚上，宋教仁到陳家鼎寄住的桑原館寓所，端起酒杯流淚抽泣，爲失敗而難過。然而，後來證明，辛亥武昌起義山東響應極速，當年在山東爭取的那些軍人大多成了骨幹，足見辛苦耕耘是有收穫的。

武昌起義成功，陳家鼎回國奔走上海南京間，協助宋教仁籌建南京新政府，草擬創制法度。這年冬，帶領杜義等人去大連、瀋陽，招募人馬組織「鬚子隊」準備給清王朝最後一擊。佈置就緒後因南北議和定局而作罷。

民國成立，陳家鼎任臨時參議院參議員。一九一二年四月七日，他與胡漢民、廖仲愷、汪精衛、孫科等隨孫文乘「聯鯨」號兵艦自南京去武漢，參加與黎元洪會談。臨時參議院北遷後，他到北京，被各新聞單位投票選舉爲北京新聞團團長。民國初建，輿論十分重要。陳經常對東西方各國記者和各界名流發表許多言論，開展國民外交，化除國際誤解，爭取國際上對民國的承認，做了不少工作。

一九一二年十月，陳家鼎以中央共和紀念會總理身分在北京連續三天主持盛大的慶祝辛亥起義一周年紀念活動，並向應邀出席的蒙古、西藏活佛熱情宣導五族共和的意義。

一九一三年一月，陳家鼎當選爲首屆國會衆議院議員，發動在國會展開反對袁世凱的鬥爭。二次革命失敗，陳家鼎再逃亡日本，討袁護國。袁死，重回議院。接着又追隨孫文護法南下，在廣州非常國會，他負責聯絡協調各派系矛盾，孫文深爲倚重。一九一八年初，被任命爲大元帥府參議。整個護法期間，陳家鼎始終和孫文在一起，奔走呼號，艱苦奮鬥。

### 銅硯擊案怒斥宵小

陳家鼎一生品行高潔，疾惡如仇。居正贊其

「秉性剛直，與人落落難合，而大節凜然，人不敢干以非義。」（《革命人物誌》第五集「陳家鼎」）林述慶更稱頌他為「蓋大政治家而俠者流也。」（《陳家鼎革命大事記》）

在議會講壇，陳家鼎以剛直激烈聞名，對權貴常予批評。一次，在議壇竟以銅硯擊案，怒斥宵小，滿座皆驚，宋教仁贈以「陳驚座」美名。一九一二年八月，武漢革命將領張振武、方維被袁世凱、黎元洪勾結在北京非法拘捕槍殺，舉國憂懼。陳家鼎在議院力主彈劾，嚴厲批評黎元洪，歷數其十大罪狀，要求查辦副總統。此案後雖擱置，然此舉終於使民衆知道民主政治之意義及民衆權益之必須維護。

一九一三年三月初，陳家鼎、宋教仁聯袂由武漢經南京到上海，原擬同赴北京出席首屆國會開幕禮。不料宋教仁三月二十日被刺殺，陳家鼎滿懷悲憤急返北京，在參議院向袁世凱政府提出嚴厲質詢，覃振等十七名議員聯署此案。陳家鼎並以發言人身分接見中外記者（有日本的村田內藤、安藤岡由，美國的阿努特、法國的莫里斯等），發動輿論，聲討罪行。三月二十九日，北京新聞團在湖廣會館舉行千餘人的大會追悼宋教仁，由陳家鼎主持，發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說，相繼發言的還有程家樞、孫毓筠和日本人神田正雄、法國人鐸爾孟等。首屆國會開幕，袁世凱遣親信賄陳家鼎五十萬元「炭敬」，囑「勿為民黨所用。」陳當面厲聲呵斥說：「我頭可斷，義不帝秦！」退還全部巨金。在那次著名的十月六日國會選舉中，袁世凱派人包圍國會脅迫大家投票選他

當總統，但三次投票陳家鼎都大書「孫文」，表現了錚錚鐵骨。當袁世凱得勢時，陳在國會內砥柱中流，組「癸丑同志會」，聯合兩院忠貞的國民黨議員合力抗袁。並寄詩友人明志，有「長安雖朔不稱臣」句。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陳家鼎遭袁世凱通緝後再亡命日本，過着極艱苦的生活。仍追隨孫文不斷研商討袁對策，積極參加護國鬥爭。一九一五年末，奉孫文命潛回上海，策應蔡鍔、李烈鈞等護國軍，在幾家大報寫文章討袁。當時與陳其美同住法租界吳興里，毗鄰而居。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袁世凱派人刺殺陳其美於寓所，槍聲震破陳家鼎室窗玻璃，陳家鼎本亦為刺殺對象，聞聲越窗而逃，幸免於難。

### 愛憎分明革命情操

陳家鼎是個愛憎分明感情極豐富的人，對革命、對孫文的忠心信仰始終不渝。面對敵對勢力籠絡、收買、威脅，始終巋然屹立，從未動搖。在廣州護法期間，各派系矛盾非常複雜。滇桂軍閥唐繼堯、陸榮廷跋扈，軍政府唐紹儀、伍廷芳、程璧光三總長都不敢就職。非常國會推舉陳家鼎、焦易堂奔走協調。當時就有人要架空排擠孫文，提出改大元帥府為「七總裁」制，陳家鼎堅決反對。一九一八年二月三日，在西南各方重要人物的海珠會議上，陳家鼎即席演說，痛陳「武力派」，激昂慷慨，聽者動容。在非常國會幾次討論改組軍政府案時，由於陳家鼎帶頭反對，終

未能通過。後來趁陳返滬侍奉母疾之機，非常國會在滇桂軍閥操縱下終於通過此案，五月四日，孫中山大元帥被迫下野。等陳家鼎趕回，木已成舟，他非常氣憤。以後軍政府日趨冷落，至一九一九年冬，許多議員紛紛離去，陳家鼎仍堅持和孫文一起，直至桂系軍閥莫榮新被趕走。

一九二二年四月，陳炯明叛變。陳家鼎冒險隻身入叛將洪兆麟兵營。洪與陳小同鄉，對陳素敬仰。陳對洪責以大義，洪深感愧，令士兵緩進。陳急趨總統府，為孫文脫險贏得了時間，起了關鍵作用，可見其一片丹心。

陳家鼎是著名的孝子。在家為長子，但長年奔走革命，未盡孝養之責，流亡日本時曾遠望故鄉思親垂淚。一九一二年末，為國會選舉才返湘省親。他和夫人李國基多年分離，一九〇六年夏秋在湖南秘密活動也未返鄉，李氏來長沙照顧他才共同生活了一短時期，不久，又被追捕逃亡。一九〇七年夏，李夫人生一女，時陳流亡日本，故女兒小名「日生」。一九一二年末這次返家是第一次見到這唯一的愛女。一九一三年一月，宋教仁也回到長沙，因係至交，特去陳家，仿東漢范式張助結生死交故事，登堂拜親。又親陪侍陳氏老父看戲（湖南各界歡迎宋陳舉行的各種活動之一），並贈聯留字，情深意篤。一九一八年十月，陳母鄧太夫人在滬病重，陳親侍湯藥，孫文親往探視慰問。太夫人病逝，孫文領銜發訃告，贈金治喪，並親書銘旌。這都是為了一償陳家鼎的孝心。

## 寓情山水詩文具佳

陳家鼎詩文造詣均深。詩風崇尚古樸率真，曾與好友章太炎、劉光漢、黃侃等人仿倣漢魏人詩體。近體詩學少陵、義山、東坡等大家，詩作氣勢縱橫，非同一般。著論文有先秦諸子和兩漢風格，議論雄放，無與抗衡。他早就參加「南社」。（據統計「南社」社員共一一〇五人依入社次序陳是第一〇六名，比黃興、宋教仁都早），而且還將一弟三妹都介紹加入「南社」，一家五兄妹均為社員，當時傳為佳話。陳家鼎三個妹妹均年幼許多，他既為長兄，又為嚴師，喜歡她們習詩文。他曾在一首詩中寫有「眉山蘇女江東謝，都做吾家姐妹行」的詩句，意頗自得。陳家鼎因忙於奔走革命，只參加過二次「南社」雅集，那就是民國元年三月十三日在上海愚園的第六次雅集。另一次是袁世凱死後，一九一六年的長沙雅集，他是適逢其會被邀出席的。陳家鼎好友宋教仁，曾寫過多首「寄陳漢元」的詩。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九日，他倆在長沙同去嶽麓山吊念亡友烈士，二人聯句作詩，一起痛哭。詩的全文是：

「十載有家歸不得，  
而今隨爾入黃門，（陳）  
更無多淚流知己，  
別有傷心哭國魂；（宋）  
死友已經垂竹帛，  
生朋無分住桃源，（陳）  
元龍豪氣今猶在，

百尺樓頭一漢元。（宋）」

當時宋教仁正倡組「責任內閣」，陳表示支持，故有「而今隨爾入黃門」之句（「黃門」舊指官署，亦做政府之通用詞）。以前二人曾有約於革命成功後相偕歸隱，而今却不可能。宋是湖南桃源人，故有「生朋無分住桃源」句。陳有書齋名「百尺樓」，故宋有「百尺樓頭一漢元」句。

宋教仁殉國後，一九一三年五月四日，陳家鼎在上海萬姓園翬春堂（去年九月宋教仁招飲於此，曾有贈詩）有痛悼宋遜初詩：

「青山有約悲今昔，碧血同盟誓死生，  
百尺樓臺知己痛，十年滄海故人情。  
放歌漁父今何處？啣石精禽事竟成，  
此日邈春堂下路，不堪回首憶生平。」

一九〇六年秋，陳家鼎以長沙事敗逃亡再去日本，經上海得高天梅、柳亞子等掩護暫避。十月二日（丙午中秋），高天梅何亞希在上海舉行新式自由結婚慶禮。陳一貫反對建，主男女平權。當時雖在被懸賞追捕中，仍應邀參加，並即席賦詩七絕十四韻表示祝賀。高天梅依原韻和答，中有這樣幾首：「高飛鴻鵠有陳郎，慷慨臨風賦短章，畢竟暴秦無所修，楚雖三戶定能亡。」「愧向新亭學楚囚，曾當與子勵同仇，試着十萬橫磨劍，直抵幽燕斬建酋。」「携手風塵我與君，焚將儒服着征裾，黃龍大纛搖星漢，萬眾歡呼光復軍。」（一九〇七年一月《漢職》第一號七十三頁）

一九一三年，陳家鼎重遊武漢，回憶幾年前與「日知會」同志在高陞巷創建同盟會湖北分會機關，痛悼為革命犧牲的亡友，寫有《哭劉敬庵、朱松坪兩烈士》詩三首：

「漢上風雲震天下，只今誰與論前功？  
何當尋得劉朱墓，大哭當年兩鬼雄！  
過後重經倍可哀，諸公長逝我歸來，  
傷心黃鶴樓前路，一去劉郎竟不回！  
血雨腥風幾斷魂，八年前事怕重論，  
不堪再遇高陞巷，宿草斜陽獨閉門。」

（《南社詩集》第四冊三六七頁）

陳家鼎提倡風雅。一九二一年四月辛酉上巳，他邀集朝野名流三百餘人在北京中央公園舉行修禊盛會，咏觴終日。其年僅十五歲的愛女韻篋（日生）即席書魏碑大字「風雅中興」橫幅張掛於兩古柏之間，有人詩誌其事：「十五閨中女，能書一座稱。壺觴開上巳，風雅記中興。」這樣數百年罕見的大型文化活動，當時京報均有記載。陳家鼎喜與海內外名流詩人同遊名勝，寓情山水。他還和當時著名的八指頭陀詩僧寄禪（黃韻山）等高僧結方外緣，吟咏唱和，志趣曠達。民國元年秋，八指頭陀偕永光、道階兩位和尚拜訪陳家鼎並贈詩，陳即以原韻酬答：

「大地滄桑甚，詩僧亦老蒼，重逢八指日，回首十餘霜。我向慚無己，君朋有永光。無餐供活佛，留與飲寒湯。」

（《南社詩集》第四冊三七〇頁）

陳家鼎有壯心愛國的詩，也有溫婉艷麗的詩。前者如在北京協和醫院養病（陳患肺病）時和好友林頌亭（即林述慶，福建人，辛亥革命時江蘇起義名將，曾任鎮江都督，後被袁世凱害死，追贈陸軍上將）為北疆沙俄侵變而愛憤聯句詩：

「體格好何用？頭腦在亦羞！」（林）

英雄無戰馬，滄海有閑鷗。」（陳）

邊塞風雲急，乾坤汗漫遊。」（林）

如何霍去病，不系郵支首！」（陳）

（《南社詩集》第四冊二七〇頁）

而後者則多見於與當時擅詩文的名姬張紅玉、沈素珍等的酬唱詩。如：

「野鶴閑鷗孰主賓？寥天寬闊自由神。

竹枝妙舌張紅玉，楊柳腰輕沈素珍。

此會宛如前世夢，再來應是隔年春。

無端百尺樓中酒，不宴公卿宴美人。」

（《南社叢談》四三二頁）又如：

「一夜西風瘦不支，沈娘門外柳如絲。

楊花江浦無人管，芳草天涯有夢思。

桃葉桃根俱是恨，青山青史總成癡。

楚腰掌上輕如許，淩絕人間杜牧之。」

「自從幾月病維摩，天女殷勤訪問

多。寶馬香車尋北牖，藥爐經卷侍東

坡。開尊座上無凡客，問字門前有素

娥。一樣腰肢清欲死，沈娘瘦比沈郎

多。」等。（《南社詩集》第四冊三六八

· 三六九頁）

雖然詩有艷句，但陳家鼎為人作風却極謹肅，自律很嚴。儘管夫人李氏係家中聘娶的纏足婦女，不識字，又無子嗣，但陳家鼎始終尊重她，堅拒當時盛行的納妾之風。李夫人對陳長期在外奔走革命，從無怨言。操持貧困之家，孝親撫幼，極盡劬勞，陳深感念。他一貫重視女權，與民初著名的女界領袖唐羣英頗多交往。唐有《歸舟遇陳漢元有贈》詩：

「百戰歸來剩此身，同舟猶話劫餘生，

老陳不是尋常客，曾率諸侯討暴秦。」

兩人還有聯句詩，其中陳有

「不堪九死通亡客，猶得生還話舊遊」

之句。（《南社叢談》二二七頁）

### 以詩文為愛女擇婿

最有趣的是陳家鼎以詩文擇婿的故事。陳無子，僅一愛女韻篁視若掌上明珠。為擇一佳婿，一九二二年、二三年，陳分別東邀北京著名大學一些中文系學生聚餐，分韻賦詩，但往往不能中意。有些學生當場不能交卷，帶回去約期寄回，却總是空。久而久之，這些白吃者也不敢再登門。陳氏後訪得同鄉鄰邑清末隱居京都的翰林名士有獨生公子許君武在大學外國文學系，邀約相見。面試發現國學極有根底，又通曉外文，以為難得，常相往來。一九二四年甲子正月初七，立春。陳在家中吟咏，成七律一先韻，腹聯押有「千

」字，正沉吟間，許在案側脫口吟出：

「立春元日符纔七，名世中興起半千」

陳大為驚嘆。一天傍晚，陳挈愛女韻篁邀許同往宣武門南崇效寺飲茶，以前人詩句「詩清都為飲茶多」一句中之平聲字分韻，各人即席成絕句。陳分得「茶」字，首先成詩：

「黃塵如雨撲京華，燈火城南十萬家，

惜取忙中閒歲月，尋詩來試上林茶。」

韻篁分得「詩」字，立即成詩：

「宣南城畔今宵月，半入秋懷半入詩；

一片晚涼渾不覺，白雲深處立多時。」

（韻篁時年僅十八歲）

許分得「清」字，沉吟有頃，韻篁耳語催促，許急就揮筆成詩：

「又來古寺聽鐘聲，靜看浮雲掃太清；

笑與老僧談舊事，如來金粟儼前身。」

陳家鼎大為贊賞，遂許婚事。這年雙十節，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訂婚禮，由陳老友景耀月證婚。一九二五年元月，陳在廣州愛羣大酒店為愛女舉行盛大婚禮，由胡漢民證婚。

### 一身正氣剛正不阿

陳家鼎是位政治家，對世界各國近代的民主共和政制作過專門的系統研究，認為只有孫文的三民主義才適合中國國情，並曾與孫文親自討論

過許多問題。一九一四年，二次革命失敗後亡命日本時，曾在日人頭山滿家中與孫文長談，研究在中國由民衆直接選舉縣長、省長的可能性。他們認爲要根除中國封建軍閥官僚的反動統治，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非要老百姓有直接的選舉權和罷免權不可。

從反清、推翻帝制、創建共和到反袁、護法，一系列的連續鬥爭，陳家鼎都不愧爲革命中堅。他的政論文集可惜散佚，現在可以看到的是若干檔案資料。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他在廣州發出的關於西南大計的通電，全文萬餘言，從中亦可看出他反帝、反封建、愛國愛民的赤忱和卓犖政見，他全面闡述了對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政見。

爲根除軍閥割據，他提議裁兵和廢除督軍。對軍閥惡勢力，他主張徹底剷除。但對「依草附木」的大量舊從人員則應「不咎既往，量才錄用」，反對排除異己，提倡「學歐美政治有容之雅量」。

北洋軍閥反動政府向帝國主義「銀行團」大借款、出賣國家主權，甚至用「地丁」（人口）作抵押。陳家鼎拍案而起，忿然說：「以前他們賣國，如今簡直賣人了，這還了得！」他到處講演、發通電、寫文章，印發其《論國人宜速籌應付新銀行團策》小冊子，大聲疾呼，制止這亡國之舉。

巴黎和會期間，陳家鼎以國會議員身分提議，利用美國威爾遜總統競選失敗和哈定新總統上台之機會，改變弱國外交策略，爭回青島、山東

主權，廢除廿一條及一切不平等條約。他說：「我堂堂中華，現爲國際團體之一大國，儼自強不息，內修政事，外結鄰好，所失國家主權及權利利益，均未有不可爭回者，是在國人奮鬥如何耳！」

「五四」運動發生後，陳家鼎要求政府「對於報界言論自由權，學生愛國一切運動，及被劫於武力後之各項教育應力加保障，並促成而助長之，以爲新文化之倡導。」他十分強調振興文化教育事業：「戎馬之後，澤以絃歌，戰後治本之圖，莫大乎是。」

對於自己的國民黨，他愛之深，痛之切，責之嚴。辛亥革命後國民黨內矛盾重重，紛爭不息。陳家鼎說是「意見參差，毫無遠略」，「有開創之精神，有奮鬥的氣魄，無建設之毅力，無責任之恒心。勝則相驕，敗不相救；狃前代互攻之惡習，味近世互助之美風。」他沉痛指出，這是「自諱自欺，自矜自喜，自侮自伐，自殺自戕！」必須痛予改良。應該「恢宏大度，不立門庭，屏絕小人，不許讒間。有百戰百勝之績，無一派一系之私。爭權爭利，其風自絕；有始有卒，此志不渝。趨近新思潮，氣宇自然高尚；不遺舊同澤，意見自然消融。」尤爲可貴者，他早年即提出要有爲全人類的廣闊胸懷。他說：「須有開國進取之心，而不可以守文自畫；須有人類未寧之悲憫，而不可以成功自居。」這些見地在二十年

代初是很難得的。在那封建軍閥與官僚政客相互勾結又互相傾軋的政界，像陳家鼎這樣一身正氣、剛直不阿而又始終如一的政治大俠，實在太少

了。

護法失敗後，陳家鼎深憤黨人不求進，國事不可爲。孫中山先生逝後，他傷惋之餘，決心不問政事，退隱深居，養息肺疾，整理著述。著有政治專著數卷，詩四卷，文六卷，均未及出版。已輯印之《百尺樓詩集》、《半僧齋詩文集》（陳又名陳曾，故自號半僧）後亦散佚。

一九二八年一月八日（丁卯臘月十六日），陳家鼎在北京書齋因煤氣中毒猝逝，年僅五十二歲。其友人張繼、于右任、居正、胡漢民、戴傳賢、吳敬恒、商震等爲其卜葬於北京西山四王府。其夫人李國基一九四六年病逝於故鄉湖南寧鄉。其獨生女韻篋暨婿許君武教授均於一九四九年春去臺灣，先後於一九八五年、一九八八年逝於臺北。其從子，外孫，現均在大陸。再從子陳敦正陳起鳳等，則均在臺灣。

許詒光恭述於南通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 主要參考文獻：

1.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出版的《民國之精華》第二一九頁。
2. 臺灣出版的《革命人物誌》第五集一九〇一—一九四頁。
3. 一九一六年出版的《朝野新譚》已編八一—九九頁。
4. 《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匯編》第四輯（上）一八一—一九九頁。
5. 《南社詩集》第四冊三六七—三七二頁（一九三五年版）。
6. 《南社叢談》鄭逸梅著一九八一年出版。